

# 濒临绝境

克钦-中国边境的冲突和拐卖人口状况

2013年6月出版

# 鸣谢

泰国克钦妇女协会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为本报告做出贡献的人：  
感谢克钦社区成员，他们在实地的工作为所有的数据收集活动提供了支持；  
感谢为本报告的制作提供资金上或其它支持的人们；尤其感谢诉说自己故事的妇女们。

# 目录



左右为难：克钦流离失所者穿过一座连接流离失所者避难所和中国的桥梁。

引言.....	4
摘要.....	5
方法论.....	7
战前的拐卖人口状况.....	8
逃往边境.....	9
冲突和流离失所为何会使拐卖人口活动加剧.....	10
毗邻中国.....	12
缺乏合法身份.....	12
谋生需求/缺乏援助.....	13
骨肉分离.....	13
失学.....	14
离乡者无法回家.....	14
应对拐卖人口问题.....	15
地方援助机制.....	15
有意规避的缅甸政府反拐卖人口部门.....	16
中国当局的回应.....	17
得到国际嘉奖，但流离失所者几乎未获援助.....	18
故事选编.....	20
被迫迁徙、隔离和拐卖.....	20
从拉咱被拐卖.....	20
拐卖到福建成亲.....	22
结论和建议.....	23
附录.....	24

# 引言

表面上看，缅甸似乎在加强对拐卖人口的打击。长期以来，缅甸在国际打击拐卖人口行动上一直排位垫底，由于最近开展了几项政策改革和新的行动计划，其位置终于有所提高。一条反对拐卖人口的热线及数个反拐卖人口特别行动办公室得到了开通。缅甸各个地区张贴了反拐卖人口的贴纸和海报，并且美国歌手杰森·玛耶兹（Jason Mraz）最近与MTV携手在仰光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免费音乐会，以提高人们对拐卖人口问题的意识。

但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缅甸北部正在爆发激烈冲突。政府军的攻势已迫使成千上万人从家乡逃往中国边境，这极大增加了他们被拐卖的可能性。

缅甸政府在反拐卖人口方面的措辞和它实际开展的行动形成了截然的反差，这正是我们要在本报告中重点说明的内容。

我们较早的报告《被流放》（Driven Away, 2005年）和《向东迁徙》（Eastward Bound, 2008年）记录了中缅边境沿线日益猖獗的拐卖人口活动。此新报告则着眼于重新爆发的冲突对该问题的影响。我们真心希望自己的调查结果能使得有关方面更恰当、更全面地应对这一复杂问题。

# 摘要

缅甸政府对克钦发动的新战争使中缅边境沿线的拐卖人口活动风险激增。泰国克钦妇女协会的新记录表明：大规模的强迫迁徙、难民保护的缺失、人道主义援助的短缺已成为拐卖人口问题新的重要推动因素。

缅甸政府军2011年6月以来对克钦独立军发动的攻势，以及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已使超过10万村民逃离家园，其中大部分来自克钦邦东部。大部分难民已逃往中缅边境沿线拥挤不堪的流离失所者避难所，几乎未获得任何国际援助。许多难民急于谋求生计，却很少或根本没有合法渠道进入中国寻找工作，于是非法越境。由于他们没有合法身份，因此极易受到人贩子的利用，后者通过常走的路线运送并拐卖受害者，迫使他们从事抵债劳动或是结婚，最远可达中国东部省份。

虽然自从冲突开始以来就一直持续的进攻和社会大动荡妨碍了系统性的数据收集工作，但泰国克钦妇女协会仍然记录了2011年6月以来在克钦边境地区发生的24起拐卖人口案例，大部分涉及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年轻妇女和女孩，她们遭到拐骗，被迫吸毒，惨遭强奸，并被卖给中国男人或家庭作新娘或是抵债劳工。拐卖妇女和儿童是人贩子获利颇丰的收入来源，每个人大约可卖到4万元人民币（约6,500美元）。虽然一些人设法逃脱，并可能会在回家过程中得到中国政府部门的援助，但另一些人则从此杳无音信。

在为拐卖人口案件提供帮助，以及协助妇女与家人团聚方面，克钦当地政府和社区基础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被拐卖的妇女或其家人都未曾寻求缅甸政府的帮助。缅甸政府公布了位于中国-克钦边境城镇垒杰（Loije）的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联络官办公室的相关信息，但是社区并不知晓，并且人们认为它不起作用。

缅甸政府根本没有试图向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或是降低拐卖人口风险，而是继续推进战争，阻止人道主义援助流向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甚至攻击和摧毁流离失所者避难所，把难民驱赶到中国境内。它还关闭了中国-克钦边境的一些移民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原本可以为难民提供边境通行证，以便他们在中国合法寻找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2年，美国国务院的《拐卖人口年度报告》（Annual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认为缅甸增加了对拐卖人口活动的打击力度。在该报告的历史上，缅甸首次脱离了垫底的位置，相应的，缅甸的准文职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

有关方面亟须应对这些结构性问题，它们导致了最近的大规模迁移和拐卖人口问题，并且激发了最近的冲突。在过去数十年，缅甸军方对克钦邦资源性财政收入的管理严重不当，并且始终伴随着强制征地、强迫迁移、人权侵犯，使无数克钦平民越境进入中国寻求安宁以满足基本需求。这些问题导致克钦独立军和军方主导的缅甸政府之间延续了17年的停火状况于2011年中止。缅甸政府不仅拒绝参加克钦要求得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发展的对话，反而发动进攻以夺取克钦邦丰富资源的总控制权。

通过真正的政治对话来解决当前冲突，不仅是迈向和平的一步，也是遏制克钦各地区拐卖人口活动的具体举措。打击拐卖人口活动的关键，在于开展一系列改革来消除驱使人们穿越中缅边境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因此，泰国克钦妇女协会提出以下建议：

## 致缅甸政府

- 结束所有军事进攻，开始从缅甸克钦的各个地区撤军，并且与克钦独立军进行政治对话
- 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机构自由进入并向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 为中缅边境沿线的流离失所者取得边境通行证提供便利，包括允许流离失所者使用不同的身份证明办理通行证

## 致中国政府

- 为躲避缅甸冲突的难民提供避难所和保护
- 为援救中缅边境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便利

## 致国际社区

- 重新启动已经暂停的对缅甸的针对性制裁
- 立即通过在边境开展工作的社区基础组织向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必须承认并支持已在克钦流离失所区提供服务的当地社区组织，并且尽量不开展与现有项目重复的工作
- 反拐卖人口机构应该设法全面地处理缅甸的拐卖人口问题，并确保缅甸政府的步调一致。



缅甸的空袭：克钦邦的一栋房屋在被缅甸军队投下的炸弹击中后起火燃烧。照片提供：RANIA

# 方法论

本报告包含的信息由地方研究人员于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期间为泰国克钦妇女协会的反拐卖人口项目而收集。24起案例主要从迈扎央和拉咱附近的克钦流离失所者避难所收集。泰国克钦妇女协会主要通过自己在这些地区的危机支持中心，并与当地的克钦妇女协会合作来鉴别拐卖人口案例。然后，泰国克钦妇女协会的研究人员采访了那些曾被拐卖的人、他们的家人，以及目击了拐卖人口事件的社区成员。

冲突破坏了现有的本土打击拐卖人口工作的支持体系，原因有以下几点。许多公路已被关闭，地区之间的通行受到很大限制。与流离失所者避难所之间的通信也很困难，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并且这些地区一直在发生战斗。社区组织在满足流离失所者的基本人道主义需求方面承受着重负，无法着力应对拐卖人口问题。因此，泰国克钦妇女协会认为：本报告中收集的案例仅占冲突爆发以来实际已经发生的拐卖人口案例的一小部分。

## 灰飞烟灭：牌岗（Hpaikawng）流离失所者避难所被缅甸军队摧毁，迫使流离失所者越境进入中国

2012年7月，由于掸邦北部的庞塞（Pangsai）附近发生激烈战斗，四个村的村民逃往中国-掸邦边境，在牌岗建立了一个流离失所者居住点，300多人在那里避难。

2012年11月28日，第240轻步兵营的缅甸士兵未事先警告就闯入该避难所并将其摧毁，这显然是为了报复当天早些时候与克钦士兵之间的冲突。大约45个临时避难所被摧毁，导致流离失所者越境逃入中国。

流离失所者避难所的领导者Gumhtang Tu先生被缅甸士兵逮捕，并被命令带领他们寻找克钦独立军。路上发生战斗，他侥幸逃脱，也逃往中国。

由于没有合法证件或官方保护，300多位逃入中国躲避缅甸军队入侵的村民极易遭到剥削或拐卖。



无处可去：视频画面显示出燃烧中的牌岗流离失所者避难所。照片提供：Jinghpaw Kasa

# 战前的拐卖人口状况

在克钦邦重新爆发冲突之前，拐卖人口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sup>1</sup>。压迫性和破坏性的邦内政策导致大部分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军方和政府及其亲信发起了众多大规模自然资源开采项目，包括矿山，拟建大坝，大型商业农场，迫使当地人离开自己的土地，衣食无着。

来自这些项目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军事支出，而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则遭遇冷落。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严重不当，导致了通胀和急剧攀升的失业率。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又面临飞速上涨的开销，人们于是迁往中国寻找工作。

上述拐卖人口问题由于缅甸政府未能确保提供公民身份证而更加严重。结果，许多来自克钦各个地区的移民劳工无法获得使他们能在中国合法寻找就业机会的边境通行证，这使他们更易遭到拐卖。中国对新娘、性工作者和廉价劳力的黑市需求使掮客和人贩子大获其利，由此进一步使问题恶化。

目前，这些拐卖人口问题的推动因素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冲突及其带来的大规模强迫迁徙而加重。



**浩劫：**克钦邦胡康（Hukawng）老虎保护区的土地，包括当地的小型农场在内，被征收并平整，以便种植商业用途的甘蔗、木薯和麻疯树。照片提供：克钦发展网络组织（KDNG）

## 克钦社区的性别歧视

传统的克钦社会由男性主导，男性在农村生活的政治和宗教领域拥有领导地位。克钦社区的村长和牧师均为男性。

人们对女性的期望只是出嫁并服侍丈夫，承担做饭、清洁和照顾孩子等所有家务。虽然克钦邦的极端贫困状况迫使夫妻都要出门工作维持开支，但人们还是认为妇女应该承担所有家务。

此外，数十年的内战，以及男性普遍的吸毒和酗酒，使许多妇女成为了一家之主，由于她们是一家人当中唯一挣钱养家的人，因此她们的负担更加沉重。

妇女在家庭内传统的照料者角色使女孩们产生了很强的责任感，为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提供支持。在金融危机时期，这种责任感驱使妇女和女孩远离家乡寻找工作，由于她们经常没有合法身份，因此很容易遭受剥削或拐卖。妇女还可能为了给家人挣得礼金而被迫与人结婚。

克钦妇女被期望在婚前保持贞洁之身，婚前性行为被认为是令整个社区蒙羞的行为。因此，被拐卖的妇女和女孩在返回各自社区后，经常发现自己遭受道德谴责，人们无视她们被拐卖时所处的境况。

<sup>1</sup> 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泰国克钦妇女协会的报告——《被流放》（2005年）和《向东迁徙》（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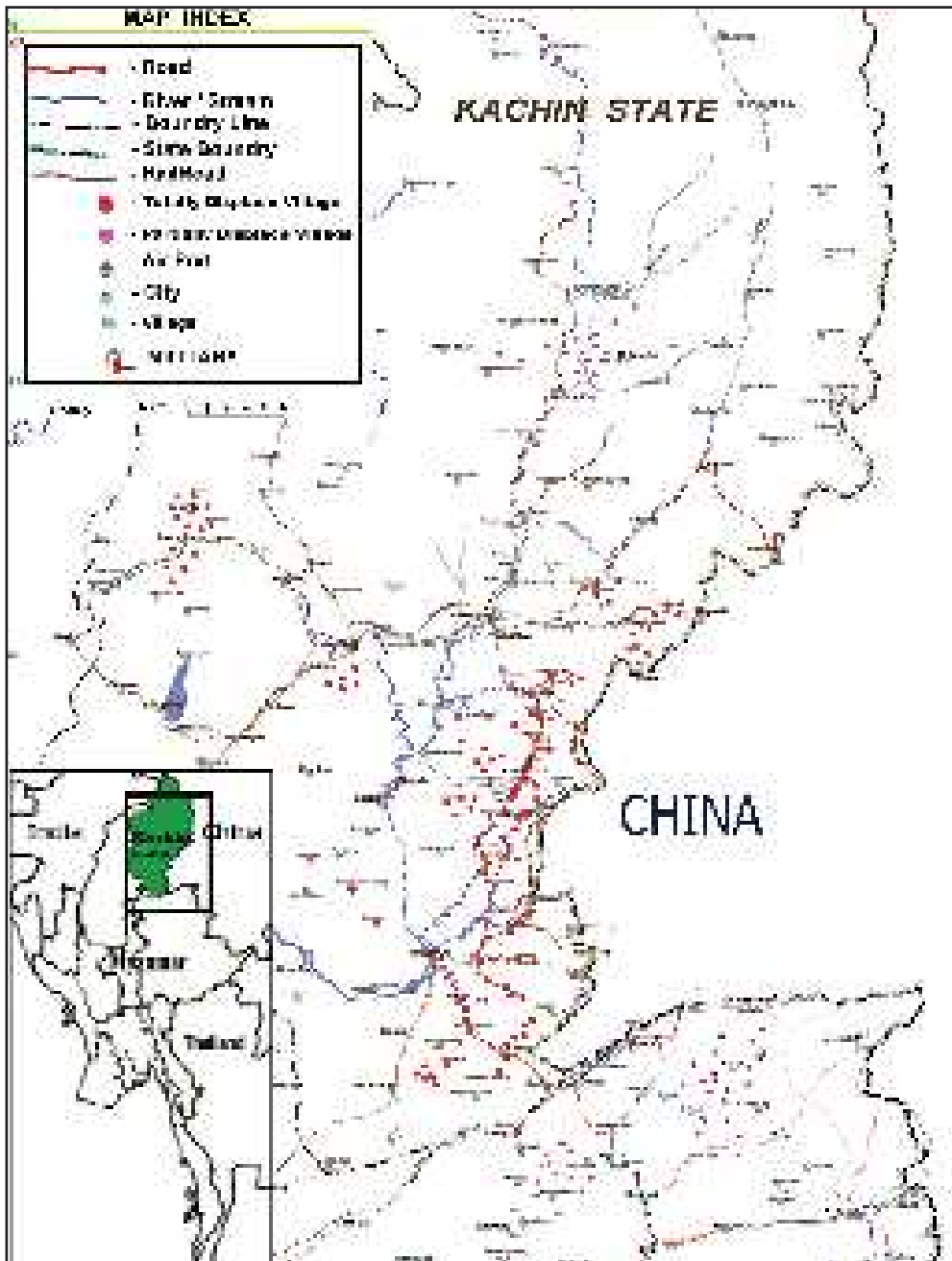
# 逃往边境

自2011年6月以来，缅甸军队一直在对克钦独立军（KIA）实施军事行动，破坏了已保持17年的停火协议。军方主导的政府命令克钦独立军接受他们的控制，收编为边境警卫队，但克钦独立军予以拒绝，坚持自己对平等地位和公平发展的政治要求。

冲突和缅甸的人权侵犯行为迫使超过10万平民逃离家乡，逃入流离失所者避难所，其中许多营地位于中缅边境。虽然国际援助机构获准向政府控制区的收容所提供援助，但被限制而不得出入克钦控制区并帮助那里超过70,891位的流离失所者。

中国政府部门拒绝承认那些躲避冲突者的难民地位，并于2012年8月把数千名在中国境内避难的流离失所者赶回了缅甸。同时，他们还禁止中国公民把从克钦邦逃来的亲戚留在家里做客。

## Displaced Villages in Kachin state and Northern Shan s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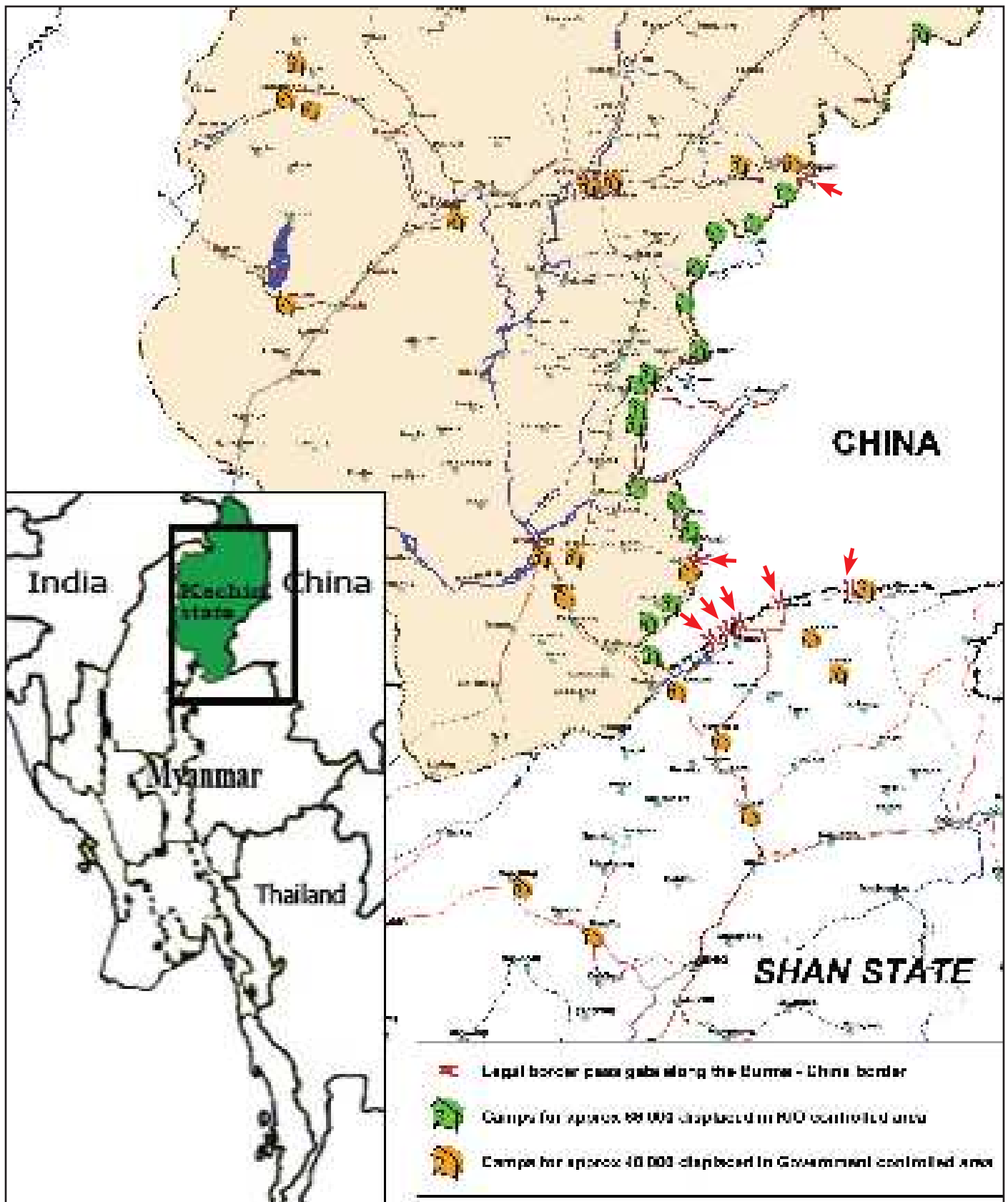


# 冲突和流离失所为何会使拐卖人口活动加剧

近期村民被强迫迁徙的地区，正是泰国克钦妇女协会所记录的去10年中拐卖人口事件不断增加的地区。妇女曾遭拐卖的村庄目前已全体迁往中缅边境，来到中国的国门之外，而中国存在诸多吸引移民的因素。这些人面临极其糟糕的人道主义状况，而国际社区又未能对此危机做出响应，这驱使他们跨越边境，而他们所到的地方有着早已建立的拐卖人口网络，正准备利用他们的非法地位和生存渴望。



## Kachin IDP camps and current legal border crossings on the Burma-China border



## 毗邻中国

克钦控制区的大部分流离失所者在毗邻中缅边境的营地中避难。从他们原来的村庄乘车到边界至少要一天时间，而从流离失所者避难所步行很短的路就能到中国。因此越境进入中国相对容易。

这不仅意味着流离失所者更有可能越境进入中国寻找工作，而且还容易被人说服越境随意走走。

一位女性流离失所者的11岁女儿曾在中国失踪了6天，这位母亲说她无法阻止更大的一个女儿越境进入中国。



一箭之隔：从某个流离失所者避难所进入中国的非正式过境通道

*“6月份爆发战斗后，我和孩子们就跑来这里。我们住在一个流离失所者避难所。我的女儿L.不听我话，宁愿待在她喜欢的地方。现在，她不和我们留在营地里。她跑到中国那边和朋友在一起。”*

另一位年轻的女性流离失所者被一位熟识的男人请去帮忙，把一些东西搬越边境，但随后被拐骗到中国内地，被他的一位朋友强奸。

*“当我妈妈回到村子取东西时，M. 请我帮他把一些东西从中国那边搬过来。我跟着他走了，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当我们到达边境时，他说他等的钱还没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中国的盈江，待在他的房间里。”*

## 缺乏合法身份

对于从缅甸合法到中国旅行的人来说，他们必须首先获得缅甸政府移民办公室的边境通行证。有两种不同的边境通行证，绿色通行证允许持有者到中国旅行一个星期，而红色册子的有效期为一年，允许持有者申请中国居留许可证。虽然一年期的过境许可证的限制条件很严<sup>1</sup>，但这两种选择的确为来自克钦邦的移民劳工提供了某种法律保护。

但自从冲突开始以来，流离失所者数量众多地区的附近——包括迈扎央（离拉咱不远）——的边境移民办公室始终处于正式关闭状态。那些希望获得边境通行证的人必须前往甘拜迪（Kanpaiti），垒杰（Loije）或木姐（Muse），而由于道路关闭且战争持续，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此外，任何人若要申请边境通行证，就必须出示缅甸国民身份证。对于克钦邦农村地区的许多人来说，获取身份证是个由来已久的难题，他们发现这个过程既费钱又难以着手。在2010年选举之前，缅甸政府部门曾与克钦独立组织协调，向克钦控制区的居民发放临时身份证，以便他们能够投票，但这个过程并未广泛开展。2011年，冲突再次爆发，致使双方的合作结束。目前，克钦控制区那些从未获得身份证或在逃离家园时将身份证丢失的流离失所者，无法获得身份证。

例如在帕卡唐（Pakahtawng），2,699位流离失所者中，只有800人有身份证。泰国克钦妇女协会估计：7万多位流离失所者当中，只有30%的人有身份证。这是因为一些流离失所者从未获得身份证，而另一些则因为冲突爆发而无法延长其身份证的有效期<sup>2</sup>，并且，如果他们试图使用过期身份证的话，就会面临罚款。

多数流离失所者无法获得边境通行证，因此无法在中国境内合法寻找工作。这是拐卖人口活动方面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难以通行：流离失所者几乎不可能获得供合法旅行用的边境通行证

1 红色过境许可证必须每七天在边境办公室盖一次戳，以保持有效性。否则该证件会失效。

2 身份证首次发放是在人们10岁的时候，并且必须在18、30、45岁时在政府办公室办延期手续。

## 谋生需求/缺乏援助

流离失所者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和生计，目前住在拥挤不堪的庇护所里，不定期获得国际援助的捐赠物品。由于边境上克钦一侧几乎或根本得不到可耕地或有偿劳务机会，因此对他们或其家人来说，唯一可以挣钱购买食品或基本必需品的办法，就是到中国寻找工作。

掮客们对这一状况加以利用，用中国境内的工作机会引诱流离失所者，然后设法将他们当作奴役劳工或新娘卖掉。一位54岁的妇女曾被当作新娘卖给一个虐待成性的酒鬼，而最初是有人给她提供了中国境内的一份农活。

*“战争爆发后，我们逃到一个流离失所者避难所。一个叫W.的亲戚，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并且在中国有一个农场。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工作，在她的农场采草药和玉米，工资是一天50元。”*

背井离乡的妇女和女孩即便已在中国找到工作，依然会有掮客来找她们，用别处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是与中国人成亲来劝说她们。

*“当我（15岁）的女儿被人卖掉的时候，我们正待在拉咱附近的一个流离失所者避难所里。她在营地的学校上学，但请了三天假，去中国那边采集咖啡豆。她在那里遇到了Ma B.，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克钦女人，她说中国男人喜欢我女儿，想娶她。”*

## 骨肉分离

在逃离家园之后，许多流离失所者家庭的成员不得不彼此分离，一些家人投奔亲戚，一些去别处找工作，另一些则留在流离失所者避难所。有时候，父母亲会暂时把儿女留在营地，自己回家取财物。这就使掮客有机可乘，劝说孩子们越境进入中国。

一位女性流离失所者在返回村子的时候，她的17岁女儿被叔叔说服去往中国。最后，她被当作新娘卖给了一个中国人。这位母亲如此描述事情的经过：

*“在流离失所者避难所待了一个月之后，我回了一趟村子，到家里取了一些东西。我的小叔子两口子住在中国盈江，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把我女儿从营地骗去中国。有人告诉我，我女儿不想去，但她叔叔强迫她去。我回到营地的时候，我朋友告诉我说，我女儿很怕她叔叔。”*



过境通道：一座木桥把某避难所和中国相连

在另一个案例中，两个男人趁一位18岁女孩的父母外出工作时，把女孩从她家中带到盈江，后来在那里被卖给了一个中国家庭。

*H.的父母不知道谁带走了他们的女儿。四天后，H.打电话告诉父母说，她在A.的表兄弟的家里，并且她被A.强奸了。现在，H.在云南省居住，A.以3.6万元人民币把她卖给了一个中国家庭。*

冲突还意味着克钦独立军士兵四处征战，与家人分离。一位克钦独立军士兵从前线返回家中之后，惊恐地发现有人说服了他妻子把4岁的儿子以及他16岁的妹妹卖去了中国。

“我儿子和我的小妹在2011年6月战争开始后被卖去了中国，下落不明。现在，我妻子在中国盈江和一个中国男人在一起。我从前线回来后，才知道这个情况。当我知道我妻子亲手卖掉了我的妹妹和儿子后，我有说不出的感觉。”

## 失学

据估算，45%的流离失所者是16岁以下的孩子，他们被迫离开家乡的学校。在大多数较大的流离失所者居住点，克钦政府安排建立了新学校，但师资和学校设施的不足意味着各个班级都很拥挤。

这使得孩子们不愿意上学。那位在中国境内失踪的11岁女孩的母亲说：

“她（指姐姐）来把还在上学的妹妹L. 带到了另一边（指中国）。我觉得L. 在营地待着也不开心，因为这里太挤了，她没法学习。”



拥挤的教室：流离失所者的孩子们挤在一起学习

拥挤的教室一般容纳了各个年龄的学生，这对年龄较大的学生来说尤其难受。

“…她妈妈要她参加一个流离失所者避难所的克钦识字培训。在培训的时候，S. 不想上课，因为她的所有同学都比她小…（她）对父母说，她要回酒店（工作）。”

## 离乡者无法回家

克钦许多地区爆发的冲突使那些已经迁徙到中国工作的人们无法回家。人们被迫待在边境、流离失所者避难所或是不熟悉的地区，需要依靠陌生人来寻找工作和住房。这种情况使人们更加容易遭到拐卖。

一位18岁女孩被拐卖到了中国，她的母亲说，由于她的女儿无法回家，因此被拐卖到了边境那边。

“（战争爆发之前，）M. 为一个中国女人料理家务…战争开始之后，M. 无法回家，就留在拉英（Lah Ying）…中国女人邀请她去中国一个地方玩。有两周时间，谁也联系不上M.。两周后，她联系了我们，说这个中国女人的妹妹在中国把她卖掉了。”

# 对人口拐卖问题的回应

## 当地支持机制

KWAT与克钦当局及一个社区基础组织网络一起合作共同应对拐卖人口问题，该网络包括克钦妇女协会（KWA）以及冲突爆发后才成立的流离失所者及难民救援会（IRRC）。这些组织对问题的复杂性认识深刻，而且能够见到亲历者。他们同时兼为社区成员和支持者的独特身份使他们深得社区信任，能够得到适当的回应。

面临拐卖人口问题的社区成员一直在寻找本土组织的帮助。这个过程常常从一个从中国打给缅甸朋友或家庭的求救电话开始，随之向本土组织提交一个报告。

*“当我试着打电话时，[人贩子]抓住我的电话不许我说话。我假装去厕所才得以打给拉咱我们村的一个朋友。我告诉他我遇到了麻烦，他将此报告给克钦妇女协会办公室”。*

报告建成之后，地方组织会一起协作把求救人的信息传递出去。

*“K. 的一个朋友电话通知了一个克钦独立组织（KIO）的士兵，说K. 被卖给了一个中国人。并且已经在准备婚礼。该士兵告知克钦妇女协会他所听到的一切”。*

本土组织常常会留意掮客及其路线，以便他们试着查找失踪的人们。如果人贩子被抓，他们常常会按照习惯法被判刑，一般会面临罚款，坐牢或者两者兼得。

*“10号晚上。M. 先生打电话给H. 夫人相约一起去看电影。H. 夫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四天后，H. 夫人给她的朋友打电话说她被M. 给卖了…M. 和他的岳父是人贩子…这个案子已经报告给了避难所的委员会。委员会电话警告了[这两个人贩子]。然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H. 的母亲也就其女儿的案子向克钦妇女组织求助。”*

当被拐卖的人被找到后，本土组织会确保他们不只是简单地回家，而是要回到一个能接受他们的安全环境。这一点对那些原先就是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而离开的人来说尤其重要，例如存在家庭暴力或染上毒瘾的家庭。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会得到心理咨询、住所以及物资方面的救助。

克钦妇女协会曾向一名从施虐的丈夫身边逃离后被拐卖的19岁女性流离失所者和她的孩子提供过帮助。她曾被承诺会得到一份在章凤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留在芒市附近，在那儿，她被迫抛弃了她的孩子并再次结了婚。幸运的是，她的失踪被报告给了追踪人贩子的克钦妇女协会，在后者的帮助下，她得以重返流离失所者避难所并在克钦妇女协会办公室得到了一间居所。她的丈夫因为施虐被送监受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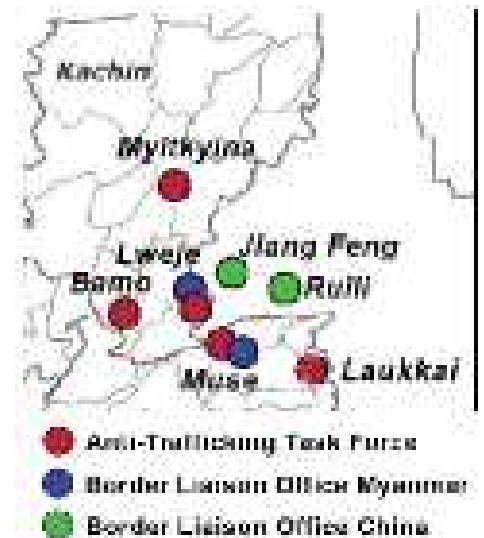
本土组织也通过在社区中提升意识以避免拐卖人口。KWAT一直在持续提供反拐卖人口培训和工作坊。主要针对克钦控制区和流离失所者避难所。

## 缅甸政府反拐卖人口部门

缅甸政府强调他们的反对拐卖人口特别行动组和边境联络官办公室是他们反拐卖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打击拐卖人口的核心是三支在克钦邦的特别行动小组：两支在密支那和八莫（Bhamo），一支在垒杰下面的边境小镇，克钦邦唯一的一个边境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联络官办公室也位于此地。（详见地图）。

然而，泰国克钦妇女协会（KWAT）记录中的拐卖人口案例中没有一例显示曾获得过位于垒杰的官员的帮助。KWAT访谈过的垒杰居民也说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在这一区域有什么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联络官办公室。

垒杰有一个缅军战地指挥所，同时也是2011年11月一起令人发指的驻地军人犯罪案的案发地（参见下述案例）。当地指挥官对于一起绑架、强奸并使一名当地妇女失踪的罪行互相包庇，这可能是当地民众在拐卖人口案件上非常不愿去寻求官方帮助的原因。



### 案例研究：克钦妇女在缅甸政府声称设有边境打击拐卖人口联络官办公室的垒杰被绑架

2011年10月28日，28岁的克钦农民，一个孩子的妈妈，Sumlut Roi Ja正在迈扎央附近垒杰镇她家的农地里收割玉米。忽然，她，她丈夫Maru Dau Lum，以及她70岁的岳父Ze Dau，一起被缅甸军士兵包围并逮捕了，士兵们用枪逼着他们把玉米带到士兵营地。她丈夫和岳父设法逃了出去，但是Roi Ja没能逃成，她被带到了第321轻步兵营（LIB）的穆巴（Mu Bum）军事哨所。



婚礼上的Sumlut Roi Ja和她的丈夫Maru Dau Lum。

往后的几天，几个证人都在缅甸军营里看到了Roi Ja，她有时穿着自己的衣服，有时身着缅甸军装。后来从军营里逃出来的行李工泄露说她遭到了多次轮奸。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2011年10月31日，当时她正被四个缅甸士兵拖进一个煤仓。

她的岳父不断地给LIB321的营地指挥官、克钦邦长官和八莫地方官写信，请求释放Roi Ja，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2012年1月，为了给自己的妻子寻求正义，Dau Lum在内比都高级法院起诉了LIB321。听证时，尽管有多位证人出席，包括Dau Lum，LIB321却只有一个中尉出庭作证。他否认了所有指控，声称Sumlut Roi Ja从来没有到过军营。案件最后被法庭以缺少证据为由撤销。



尽管在木姐（Muse）有一个打击拐卖人口的行动机构处理拐卖人口的案件，但它并不把被拐卖的人员送回克钦控制区<sup>1</sup>。一位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盈江的妇女后来被拐卖到了中国东部福建省的一个小村庄地虎（音译，Tikhut），讲述了她回家的艰难。

*“…2013年4月26日，警察带我到云南并把我移送到了木姐被拐卖人口救助所。那里的官员问我地址的时候，因为担心他们听说我是盈江的就不送我回去，我就回答说来自拉咱。官员说我他们不能送我去拉咱，因此他们把我送到了木姐克钦浸信会教堂。2013年5月1日，教堂里有人来把我接去了。”*

一个被拐妇女提到过瑞丽的一个不知名的政府机构，曾经协助她回家。据推测是缅甸政府和中国当局合办的瑞丽边境联络官办公室。她描述了这个机构在提供合法旅行文件时所给予的帮助。

*“12月31日，我来到瑞丽。两位中国警官把我送到了瑞丽政府办公室。我不知道是哪个办公室。那里的一个克钦妇女在餐馆给我买了食物，并给了60元让我回家，她还给了我一张边境通行证。”*

## 中国当局的回应

中国当局拒绝承认逃离缅甸冲突的平民的难民身份，并且对集居在边境线上的数千难民予以推脱，这些做法无疑对非法移民和拐卖人口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中国当局确实对缅甸的被拐妇女提供了及时的援助。一名被拐到福建农村并被骗嫁给中国人的21岁妇女在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后立即获得了帮助。

*“三个月后，那户中国人允许我用电话，我打到了警察局，几分钟后，警察赶来并把我带到了警察局。”*

在另一起案件中，在中国一处离昆明两天路程的地方，一名从中国家庭里逃出来并在路边向警察寻求帮助的妇女被带到了一个拘留所，在那儿一位缅甸妇女被叫来作翻译。

翻译的提供也使得一名来自八莫的被强制吸毒且正在拐卖途中的17岁少女得以向中国警察说明她的处境并成功回家。

*“警察来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但是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他们就把我带回了警察局。他们询问我的时候，我听不懂汉语。于是，他们叫来了能说缅甸语的人来协助。我告诉他们我被卖给了两个中国男人。他们逮捕了那两个人并且给我提供了一张去盈江的车票。”*

一个案例中，中国当局向一名前抵债劳工、现在在中国结婚并居住的妇女提供了帮助，她当时正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办一张缅甸身份证。

*“现在，我想生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身份证。如果我没有身份证，他们就不会出具出生证明，孩子就没办法去上学。所以，我回到缅甸来办身份证，中国当局也出具了介绍信和有利于我的相关文件。中国警察帮我买了一张到芒市的车票”。*

---

<sup>1</sup> 2011年2月，在日本政府的援助下，木姐打击拐卖人口部门的救助所正式建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战火尚未熄灭，中国警察还是帮助妇女们返回她们在克钦控制区内的家中，即使需要给她们提供交通费。一位25岁的被拐妇女报告称警察毫不犹豫地安排送她回到拉咱。

*“在盈江，我在警察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中国警察给我买好了票。2013年1月1日，我抵达了拉咱。”*

尽管有些妇女获得了帮助得以迅速返家，还是有两个案例显示有的妇女在遣返前会在监狱里拘留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显然会给这些妇女带来压力和痛苦。

*“我在牢房里从9月10日一直呆到12月24日…他们什么也没让我做。我在那儿呆了三个月。我经常请求警官们放我回家”。*

### 得到国际嘉奖，但流离失所者几乎未获援助

战事伊始，KWAT就联系了国际援助机构，后者表达了他们对由于流离失所而导致的拐卖人口犯罪的担心。然而，这一点并没能转化成国际社会向缅甸政府施压以停止发动攻击，或者启动满足流离失所者需求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救助的努力。相反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一直在啧啧称道于缅甸政府在冲突升级和拐卖人口问题持续存在中所自我标榜的改革。

每年，美国政府都会发布一份拐卖人口（TIP）报告，其中对每个国家在打击这一问题的努力上分四个等级进行评价。从1996年开始有这个评价的时候起，缅甸和其他“该国政府没有能够满足[拐卖人口受害者保护法案]（TVPA）的最低标准，也未能就此做出显著努力”的国家一起一直被评为最低的等级——“3级”。

2012年6月，美国政府将缅甸的等级从3提升为2：“观察名单，是指那些尽管没能满足TVPA的最低标准要求，但是做出了重大努力以达成此目标的政府”。这份报告小心地指出排名是依据政府打击拐卖人口的努力，而非在减少拐卖人口数量上的实际成果。

报告认可的是几项与拐卖人口相关的政策调整，例如开通一条反拐卖人口热线，与联合国签署一项儿童兵行动计划，以及实施一部新的法律规定强迫劳动入罪。然而，在缅甸，很多涉及拐卖人口犯罪的政治和经济根源并没有变化。这一点在克钦邦最明显，自从缅甸军队撕毁了停火协议以后，那里的冲突和人权侵犯持续存在。



追求和平？ 2013年4月，缅甸政府军在克钦邦（左图）增兵，与此同时，联邦总理吴昂明代表总统吴登盛（右图）接受国际危机组织颁发的“追求和平”奖。图片来自克钦新闻集团（左图）及缅甸总统办公室（右图）

在TIP评级中的上升，虽然微小，但给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打开了一扇门，使他们得以在缅甸恢复援助和建立业务联系。前几年，世界银行在它拒绝向缅甸提供贷款的决定中持续引用该国的等级3排名作为理由<sup>1</sup>。2012年该报告出炉后的第2个月，世界银行就决定提供85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并同时承诺在清理欠款上提供帮助。一般来讲，这些资金会用来支持政府既定的优先发展项目。这一次，不知道有没有钱会拨到遭到战火摧残的地区。

## **国际组织与本土组织的协调不畅**

联合国打击拐卖人口项目最近为三个不同的流离失所者聚居地资助了生殖健康、拐卖人口和社会性别方面的培训。外界的培训师从2012年9月到2013年1月被请来主持工作坊。他们没有与包括KWAT在内的地方妇女组织进行过沟通，而后者已经给流离失所者提供过类似的培训。这种沟通上的不足会带来重复工作及浪费有限资源的风险。

---

<sup>1</sup> 罗宾逊， G. 《缅甸打击拐卖人口的努力获得赞扬》，金融时报，2012年6月19日

# 故事选编

## 被迫迁徙，隔离和拐卖

冲突发生之前，我们生活在南桑阳村（Nam San Yang）。六月底军队进驻我们村后我们就来到了边境线上的流离失所者避难所。在避难所生活了一个月后，我回村里去从家里取些东西。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姐夫，S.，打电话给他的女儿让她带着我的女儿J.去盈江找他。

起初我女儿拒绝了，但是最后她还是去了中国。当我回到难民营的时候，朋友们告诉我我女儿因为怕她的叔叔所以去了。

八月初，S.来让我去盈江，说有好几个中国人向我女儿求婚，于是我跟着他去了。在盈江，有七个人——中间人和他的亲戚们，这个中间人是个中国人，是个女的，还有我。

我不知道他们拐卖了我的女儿。一个中国人给了我钱作为新娘的礼金，因为不认识中国的钞票我不知道那是多少。从那笔钱里我借了3000元给中间人的兄弟。并且给了中间人的岳父岳母每人100元。然后拿着剩下的钱回家了。

2011年12月21日，我女儿用她阿姨的电话打给我。那个买她的中国人把她带到了镇上说要给她注射。但是她没有打针，因为她拒绝注射并且一到镇上就开始哭喊，然后她被带回了家。她不晓得为什么要给她注射。晚些时候，她打来电话说人家告诉她要带她去一个亲戚家出席婚礼仪式，但事实上他们计划把她卖到另一个地方。我的女儿求我去在他们把她再卖出去前把她带走。她说她被3万元卖给了那个中国人。我不知道她是被卖了，还想着是他喜欢她而向她求婚来着。我已经把那笔本以为是聘礼的钱花光了。他们把我当白痴一样的欺骗。

我告诉中间人我的女儿被拐卖了。但是他说我误会了，因为我的女儿是按照克钦的传统嫁给了那个人。我想把我的女儿带回来。

## 从拉咱被拐卖

我的家在靠近密支那的一个小村里。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妈妈一贫如洗。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没有任何收入，全凭在帕康（Hpakant）的哥哥接济过活。过去我曾经在家门口卖过面条，因为生意不好，便不做了。

2012年1月，我决定和朋友一起去拉咱去卖东西。然而，因为战火不断，我们什么也没卖出去。因此，在拉咱，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我交了一个叫L.的女性朋友。她告诉我可以为我在中国找到一份在金矿上做厨子挣800元的工作。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但是我不会说汉语，也不会烹调中餐，所以不得不两周后就中止了那份工作。他们只给了我100元钱。接着L.告诉我在一个胡椒农场有一份工作。他们跟我说我能够挣到600元，我跟着他们去了。但是那儿根本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所以我只在那呆了一周就又回到了拉咱。

回到拉咱两个星期后，L.告诉我有份在面条店的工作，因为我想要工作，所以又跟着他们去了。

我们一行有另外5个妇女，包括一个来自莫冈（Mogaung）的、另一个来自莫宁（Moenyin）的缅甸妇女。虽然她告诉我们要去嘎都（音译，Ga Du，中国），但我们还是去了盈江。我问她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时，她告诉我到了目的地后会告诉我的。

抵达盈江之后，两个中国女人来把我们接走。她们把我们锁在了盈江的一个宾馆里。到了盈江之后，我们再也见到过L。另外两个缅甸妇女和我在一起，当我试着打电话时，他们抢过了电话不允许我通话。

我假装去厕所，在那儿得以联系上了在拉咱的与我同村的一个叫G.的朋友。我告诉他我遇到麻烦了，他去报告给了克钦妇女协会（KWA）办公室。

我在宾馆呆了两个星期，接着那两个中国女人把我们带到了瑞丽。到达瑞丽后我们被分开了。她们把那两个缅甸女人送到了别处，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她们把我送到了昆明。从昆明，我又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

当我们到达一个村子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了一户中国人家里。那户人给我食物，把我锁在了一间屋子里。一天晚上，一个中国男人来到房里和我睡觉。我试着告诉他让他送我回家，让我给家里打电话。既然他什么都没按我说的办，我就从里面把门反锁了。

没人能进到屋子里来，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开了房门。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锁过屋子。我也可以到外面去了。但是他们总是盯着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花了6000元买的我。那户人家有六个人。

房子是三层的楼房，哥哥是公司老板。他们出售设计花朵用的布料。我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然后试着逃跑。我总是穿着三四套内衣准备逃跑，这样就不会再带一个包放衣服了。

一天晚上，我把行李藏在了垃圾箱里，假装去扔垃圾的时候我逃了出去。因为怕他们追我，我在墓地了睡了一宿。他们在墓地到处找我。我怕极了只能使劲祈祷。

因为我藏在了坟墓的高处，他们没能找到我，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公路上，遇到一个后来帮了我的中国女人。在她的帮助下，我得以打电话给我的朋友G。他让她去报警，她这么做了。

三个警察来把我带到了警察局。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另一个镇的警察局。我不知道是哪个镇。他们把我留在了那儿的一个看守所。给我照了相并找来一个从仰光来的翻译，问了我很多事情，我告诉了她一切。

9月10日至12月24日，我一直呆在看守所里，我学着说一些汉语。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让我做。在那儿的三个月里，我经常请求警官们送我回家。12月25日，两个警官过来把我带走，26号到28号，我和他们一起坐火车，30号的时候，我到了昆明。

12月31日，我到了瑞丽。两个警官把我送到了瑞丽政府办公室。我不知道是哪个办公室。那儿的一个克钦妇女在餐馆里给我买了食物并且给了我60元人民币回家。

她还给了我一张边境通行证并告诉长途车司机把我送到警察局。在盈江，我又在中国警局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中国警察给我买了车票。2013年1月1日。我到了拉咱。到了拉咱后，我和一个老朋友住在一起。我的朋友G.给我介绍了妇女组织办公室，于是我来这儿报告了这个案子。

## 拐卖到福建成亲

我生在密支那。妈妈去世以后，2008年我们家搬到了中国的盈江。在盈江，我爸爸又和一个女商贩再婚。在那儿我爸爸开了一家网游店。我晚上在店里工作，每月能挣到1500元钱。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认识了两个克钦妇女，她们劝我到另一个省去工作。他们说在另一个省我每个月能挣到3000元。于是我决定和她们一起去。但是因为担心家里人不同意，我就没敢告诉她们。那两个妇女带我去了昆明，然后到了福建，然后是地虎（音译, Tikhut）。要花两天的时间才能到那儿。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那两个女人让我嫁给一个中国男人，然后把我送到了某个村子的一户人家。我就住在那儿，那户人家不允许我去任何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想结婚，我只想回家。他们回答说如果我要回家的话，我必须偿还给他们4万元人民币。我没有钱还他们，但是我也不想结婚。几天后，他们说如果我不想结婚的话，他们就逼我和狗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带我去看了狗，都是很高很大的狗。我很害怕和狗呆在一起，于是只好同意结婚。然后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只是睡在了一起。即使我嫁给了那个中国人，他们仍然不许我和我的家人联系。他们不给我机会让我和父母通电话。那户人家是农民，所以我也不得和他们一起下田劳动。三个月后，那户中国人允许我用电话，我打到了警察局，几分钟后，警察赶来并把我带到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警察把我押在了看守所中。他们对我并不好，只给我提供一些米饭和汤做吃食。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月，2013年4月26日，警察把我带到云南，把我移交给了木姐（Muse）拐卖人口人员救助所。那儿的工作人员询问我的地址，因为担心他们听说我是盈江的就不送我回去，我就回答说来自拉咱。木姐打击拐卖人口部门说他们不能送我去拉咱，因此他们把我送到了木姐克钦浸信会教堂。2013年5月1日，教堂里有人来把我接走了。

# 结论和建议

这份报告里的案例剖析清晰地表明冲突和流离失所是拐卖人口的帮凶。缅甸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越来越多的人逃到了中国边境，在那儿，流离失所者面临的无比艰难的处境迫使他们除了移民外别无选择。在几乎没有合法旅行手续的条件下，这些移民在包括拐卖人口在内的各种手段面前都显得脆弱不堪。

持续的军事打击使得缅甸政府有效解决拐卖人口问题的誓言变得滑稽。拐卖人口问题一直得不到缓解，而且除非采取全面的解决方案，否则还将一直持续恶化。

毫无疑问，关键是要贯彻改革以消除驱使人们穿越缅甸边境的政治及经济因素。因此，KWAT紧急敦促下列几条：

## 致缅甸政府

- 结束所有的军事入侵，从缅甸克钦区域全面撤军，与克钦独立军展开政治对话
- 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机构自由进入并向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 为中缅边境沿线的流离失所者取得边境通行证提供便利，包括允许流离失所者使用不同的身份证明办理通行证

## 致中国政府

- 为逃离缅甸战火的难民提供避难所和保护
- 为援救中缅边境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便利

## 致国际社会

- 重新启动已经暂停的对缅甸的针对性制裁
- 立即通过在边境开展工作的社区基础组织向克钦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必须承认并支持已在克钦流离失所区提供服务的地方社区组织，并且尽量不开展与现有项目重复的工作
- 反拐卖人口机构应该设法全面地处理缅甸的拐卖人口问题，并确保缅甸政府的步调一致

## 冲突爆发以来克钦边界地区拐卖人口案例（真实的及疑似的）

	性别	年龄	日期	来源地	被拐卖的目的地	案件简述
1	女	54	2011年6月	拉咱附近的流离失所者收容所（以下简称IDP营）	云南乡村	被迫无薪劳动并成为中国酒鬼的妻子
2	男	14	2011年6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云南乡村	被迫从事放牧工作
3	女	16	2011年6月	拉咱	无	被嫂子售卖
4	男	4	2011年6月	拉咱	无	被母亲售卖
5	女	25	2011年6月以后	库海（Kutkhai）	盈江附近村庄	卖给中国男子当妻子；2-3个月后逃走
6	女	19	2011年8月	迈扎央附近的IDP营	芒市	捐客尝试说服她卖掉孩子并嫁给中国男人，她拒绝了
7	女	20	2011年9月	章凤	无	被欺骗并拐卖为性工作者，请求回家，在运送途中失踪
8	女	17	2011年8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盈江	被其叔叔强迫跨越边境，被设圈套并以3万元价格卖给一个中国男子。其母亲因不识字而被骗
9	女	11	2011年9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无	失踪了一周，由姐姐带回
10	女	18	2011年9月	拉咱	腾冲	出去找工作，失踪
11	女	18	2011年11月	迈扎央附近的IDP营	无	被提供工作，被骗并被拐卖，被中国当局发现然后送回
12	女	15	2012年1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瑞丽以外	由可信任者带走，被骗去与一中国男子结婚，售价2万元
13	女	27	2012年1月	拉咱	安徽	以5万元被卖作妻子；逃脱
14	女	17	2012年2月	八莫	保山	被欺骗，被迫吸毒，拐卖，不过被中国警察抓获并送回盈江
15	女	15	2012年3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瑞丽	由可信任者带走，被骗去与一中国男子结婚，售价2万元
16	女	20	2012年4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盈江	被欺骗，强奸
17	女	22	2012年5月	迈扎央附近的IDP营	盈江	被骗去为中国家庭工作；被施压结婚
18	女	31	2012年6月	迈扎央附近的IDP营	山东	被骗去嫁给一中国男子；售价3.5万元
19	女	25	2012年8月	拉咱	离昆明两天路程	朋友提供工作，被骗，以6千元的价格卖给中国男人/家庭，得到机会逃脱，但回家前在中国被拘留了3个月
20	女	21	2012年年末	盈江（最早来自密支那）	福建	被承诺提供更高薪的工作，被迫嫁给中国男子，逃脱
21	女	17	2012年1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无	被男朋友欺骗并卖到中国，失踪
22	女	21	2013年3月	密支那附近的IDP营	离保山3天汽车路程	被告知在中国有工作机会，却被以2.7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个中国男子



	性别	年龄	日期	来源地	被拐卖的目的地	案件简述
23	女	16	2013年4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离昆明3天汽车路程	被男朋友欺骗并以3万元价格卖给一个中国家庭
24	女	18	2013年4月	拉咱附近的IDP营	云南的塔里镇	当父母外出打工时被两个男人带到中国，被强奸并卖到一个中国家庭，售价3.6万元

# 泰国克钦妇女协会背景介绍

由于克钦邦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劣，很多克钦人，主要是年轻男女，离开了他们的祖国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出于各种目的来到泰国的克钦人一年比一年多。克钦社区中的问题也相应有所增加。认识到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问题的迫切性，泰国克钦妇女协会（KWAT）于1999年9月9日在泰国清迈成立。

KWAT与克钦妇女协会联系紧密。KWAT是一个联盟组织——缅甸妇女联盟（WLB）的创会成员，该联盟包括缅甸的13个妇女组织。

## 宗旨

给妇女赋权，让妇女进步，以改善妇女儿童的生活。

## 目标

1. 提升妇女的权力，儿童的权力，促进性别平等；
2. 提升妇女在政治，和平及和解过程中的参与；
3. 反对针对妇女的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拐卖人口；
4. 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服务；
5. 提升妇女管理和保护环境意识；
6. 解救被拐卖到中国的妇女。